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 正 式 紀 錄

第 三 年

第 六 十 號

第 二 八 五 次 會 議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紐 約 威 斯 湖

# 目 錄

## 第二八五次會議

	頁數
二十五 臨時議事日程	一
二十六 通過議事日程	一
二十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一

凡有關之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載全文者均見按月刊行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三年

第六十號

第二百八十五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A LÓPEZ (哥倫比亞)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 比利時 加拿大 中國 哥倫比亞 法蘭西 敘利亞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二十五. 臨時議事日程  
(文件 S/Agenda 285)

一 通過議事日程。

二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甲)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爲 Jammu-Kashmir 情勢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S/628),

(乙)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爲 Jammu-Kashmir 情勢事致祕書長函(文件S/646),

(丙)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巴基斯坦政府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S/655)

二十六.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二十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經主席之邀請, 印度代表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及巴基斯坦代表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 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代表中有欲就比利時 加拿大 中國 哥倫比亞 英國及美國代表關於印度—巴基斯坦問題聯名提出之經

修正之決議案草案 [第二八四次會議]<sup>1</sup> 發言者乎?

Mr EL-KHOURI (敘利亞) 在聽取未參與擬定決議案草案各理事國代表之意見前, 本人以爲宜先聽取各當事國之意見, 庶幾吾人可略知各該當事國對此決議案草案有何反應。

主席 本席初擬在請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發言前先予理事會理事國代表提出關於提議案草案意見之機會, 但如各當事國代表願意, 本席亦頗願即請各該代表發表意見。

(此刻改用即時傳譯制度)。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印度) 理事會現任主席及以前各期主席不避艱難, 對吾人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之問題[文件S/628]研究與了解, 本人首須申謝並代表本代表團及本國政府向各該主席致謝。彼等始終以客觀態度解決此問題, 儘量憑其外交才能與經驗, 以助爭議中國家儘可能即在成功湖獲達和善解決之目的。如此種解決至今尚未達成, 其責任固不在四位主席中任何一人, 印度對四位主席在安全理事會公開辯論及在私人協商中所與吾人之關切 優禮與協助, 一體感激。

印度爲愛好和平之國家, 無論在國內或國際事件方面, 隨時均有採取行動之決心,

<sup>1</sup> 關於第二八六次會議所通過經最後修正之定稿, 請參看文件 S/726。

席不愧爲聯合國會員國之一份子。其對憲章原則，理想與希望，尤其關於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之部分，極具信心。此種信心，除非直至因聯合國各機構經過長時期與遇有無數事件因實際職務之行使而獲得之不良結果使其變更外，將始終不渝。

吾人在印度奉憲章圭臬，否則，吾人常不來此。倘由吾人對本安全理事會具有獲致和平解決作用之信任最後所得到之結果能證明吾人之信心及判斷不誤，此最爲吾人所馨香默祝者也。

吾人處理本問題已近四閱月之久矣。第一期辯論——包括全正月及二月初之黑暗時期——告終之際，本人發現安全理事會對於吾人所認爲之各基本原則之意向甚爲不利，若任其自然演變而爲一決議案，結果將成爲僵局。本人遂要求安全理事會暫停考慮此問題，幾經磋商，竟獲批准。此項討論之展期，不僅給予本人及本代表團以與本國政府作一所必需之磋商機會，且如以後事實所證明者，亦使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於此期間，得重新從容研究本問題，並檢討其在過去對於本問題各方面之意見。

三月間討論恢復解決之望顯然似趨好轉。本人於三月十日〔第二六六次會議〕向安全理事會報告本人與本國政府磋商之結果時稱：吾人關於基本問題所取之立場，一如本人過赴印度前所取之立場。但本人力言：吾人對任何保證予全民投票以最大限度自由與公正之建議，將準備予以考慮，並指明此並不影響吾人關於基本原則之立場。其時安全理事會主席爲蔣廷黻先生，蔣先生於三月十日至十八日間與二當事國代表團舉行非正式會商，本人並有理由相信其曾又與安全理事會其他二三理事國代表團之代表舉行會商。

會商結果，遂有由蔣廷黻先生於三月十八日提請安全理事會考慮之決議案草案產生〔文件S/699〕。蔣先生首先於其演說中解釋該草案之各主要特徵，次由安全理事會就此作一短短辯論〔第二六九次會議〕，而後理事會即告休會，此問題於一個月後方重行列入議事日程。在此期間，除繼續進行非正式會商外，又對蔣先生之決議案草案屢加修正，結果而有今日在吾人審議中之決議案草案。

蔣先生三月十八日之決議案草案，本人敢謂爲一求獲公平妥協之道之毅然企圖，其中載有解決條款以備雙方採納，絲毫不落正二月間所提出各項論旨之窠臼。從吾人方面言之，該決議案草案雖非毫無可批評之餘地，若不加修正，吾人亦難予以全部接受，但除此之外，該決議案草案既未使吾輩與我所堅持之基本原則相乖離，在實體方面，本人逕行接受之。本國政府嗣後核准本人之接受，並訓令本人向理事會重行申說。

此項解決方案之特徵計有下列各點：一 巴基斯坦應切實停止以人力、物力、根據地及過境便利援助 Jammu-Kashmir 之侵略者與叛民，二 停戰後印度雖須減低其在 Jammu-Kashmir 之軍力，但在該二地仍可保留少數軍隊，以供防衛及維持治安之需，此外，不得另有任何其他軍隊存在。三 Jammu-Kashmir 臨時政府須將各大政黨之代表包括在內，四 成立單獨之全民投票機構爲 Jammu-Kashmir 政府之正式機關，其職權雖由該政府所授與，然其行政事宜則由聯合國祕書長所推舉之行政長官一人及輔佐官員若干人主持之，其行使職務，不受任何方面之牽制。

此項方案將各項健全特徵溶於一爐，不僅外來勢力對 Jammu-Kashmir 政府與印度政府各在憲法範圍內在該邦所行使之主權之不必妥或不正當之侵佔，得因此項方案而避免，且該方案並尊重聯邦制度下維繫印度政府與其所屬邦政府間關係之憲法常例。最後，此項方案於其所擬定之實施辦法中，復對爲使行政有實施可能之各項顯著要件，予以相當注意。

繼之，安全理事會主席復與理事國代表（包括美國及英國代表在內）舉行非正式會議，蔣廷黻先生方案內各主要之點竟在各該次會議之中被扭曲至不復成形之地步，誠令人不勝失望。現有之方案完全爲另一方案，根據吾人之觀點，所有經增加修改後之各項對三月十八日決議案之實體修正，幾無一不使吾人處於不利地位，又無一不與吾人之基本原則相悖，甚且有與之大相乖舛者。三月十八日方案已在安全理事會現有之決議案草案中失去本來面目，吾人對當前之決議案草案斷難予以同意。

誠如蔣廷黻先生所稱 [第二八四次會議]，本決議案草案前共有三草案。吾人曾對每一草案加以修正，以使其與吾人之基本原則符合，不幸此種企圖竟未告成功。因此，值此理事會多數理事國代表贊同本決議案之時，吾人對本決議案不擬提出任何特定之修正。

如客觀環境允許，而吾人又願意爲之，則吾人幾乎對本決議案草案中每一句均加以修正，或者將牽涉實體問題，或僅將作文句上之修正。但處於本日情況之下，本人決定僅限於說明吾人在實體上反對本決議案草案之主要理由，向諸君表示本人堅決反對安全理事會依本決議案草案現有文稿予以通過，並請理事會將本人之態度載諸紀錄。

安全理事會現有決議案草案中最令人不滿意之處，似莫過於此稿對吾人按照憲章所以向安全理事會而有之管轄權之乞助問題，未予重視，而安全理事會處理此問題，能否勝任愉快，實與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能否避免威脅，關係攸巨。

Jammu-Kashmir 邦土地內，一面爲印度軍與邦防軍，另一面爲武裝部落人民與其他巴基斯坦國民及反抗邦政府之當地叛民，雙方血鬥，迄今已有六閱月之久。印度方面認爲向合法邦當局作戰戰士所有之接濟——如士兵 軍械 子彈 其他供應品 摩托車及其他運輸工具 作戰根據地 運輸設備 汽油——均取給於巴基斯坦，或通過巴基斯坦境內而輸入者，巴基斯坦政府直接或間接容許所有接濟落入上述戰士之手，從未積極予以阻止，或防止此項以巴基斯坦爲根據地或通過巴基斯坦侵略 Jammu-Kashmir 邦之行爲。

若干月以來，部落人民及其他外來戰士之人數已增至數萬之衆。目前部落人民人數即在二萬以上，其中敵軍約佔半數，巴基斯坦國民與當地叛徒佔其餘半數。茲姑不論親目所睹證人之言，僅就地理上及其他物質因素而言，此大批外來武裝隊伍設非來自巴基斯坦或通過巴基斯坦境內而來者，斷無進入 Jammu-Kashmir 邦之可能，其次，無論外來隊伍或當地叛徒，設非由巴基斯坦取得各項軍械子彈 供應品及運輸工具，亦斷不能繼續作戰至如此之久。以上戰士除不能令巴基

斯坦政府正式宣戰與不能公開調遣其正規軍在 Jammu-Kashmir 作戰外，由巴基斯坦境內取得任何其他援助與接濟，則係事實也。

以上情況，隨時有引起二自治領土武裝衝突之可能。巴基斯坦對於此項事件，無論其爲積極同謀或消極默認，均爲非友誼之行爲，終將釀成戰禍。職是之故，印度爲應付侵掠 Jammu-Kashmir 邦之侵掠者所取之行動雖非不合法，然吾人仍請安全理事會予以干涉。目前戰爭危機並未稍減，其一蹴即發之勢，正與去年十二月月底之時同。

近數日來，軍事行動隨印度軍之節節進展而趨於緊張，印度軍已發動收復現陷於侵掠者手中之區域並將侵掠者驅逐於邦境以外之戰爭。部落人民於敗退時對當地平民之虐待，更變本加厲。

本人於此，不得不一述最近數日發生於珞加俄里 (Rajouri) 地之事件。阿利德 (Azad) 喀什米爾政府元首不以本人爲不可教，日昨致電本人，其中稱

“Jammu 省之珞加俄里縣城近爲印度軍攻克，印度軍在當地之種種窮凶極惡行爲爲諸文明國家所未聞者。珞加俄里城內及近郊慘遭殺戮之回教徒計有四千之衆。

“抉目示衆以警嚇其餘回教徒，兩日內被驅逐出各該區域之人民計有十萬人，彼等無家可歸，又無食物，正垂垂待斃。”

安全理事會對於阿利德喀什米爾政府元首致本人電報中所述情節之真確性，必須細究，不得誤聽一面之辭。所幸本人處現有數種報告，均係於接到上述電報前寄到者。德里 (Delhi) 主要報紙印度斯坦時報 (The Hindustan Times) 特約記者適於事變後探訪珞加俄里，本人茲向理事會選讀該記者之報告數段。此訊於四月十四日發自珞加俄里，標題稱爲“Jammu 省之穀倉”——即金吉爾 (Jehangir) 帝由斯雷納糾 (Srinagar) 回鑾時駕崩之地——文曰

“此爲一死城之故事，其淒慘情形，駭人聽聞。節節前進之印度軍，雖竭盡方策，亦無能爲力，結果徒束手旁觀而已。其經過情形如次 侵掠者與其長官初令市民攜同其隨身什物及牲畜齊集廣場，侵掠者即將牲畜佔據，趨之入山，次令回教徒與非回教徒分開，

令回教徒攜帶隨身什物，依預定路線乘牛車避至內地，而令非回教徒排成一單行。侵掠者於是開始作有系統之屠殺，所有男性非回教徒，除年齡在二十五至三十之間體健力強者外，盡遭殺戮。其未遭殺戮者，則組成一羣奴隸工人，令於附近山頭及各地區為侵掠者掘築新陣地。所有婦女及其隨身什物盡為部落人民所佔分。

“路加俄里受敗退部落人民流離屠殺之人數，現時尚無準確統計，然其為一大規模之屠殺，殆毫無疑問。據一二逃至印度防線內之人稱，一星期前該城人口總數在五千以上。余適與一由虎口逃出之前路加俄里居民 Khuda Bux 談話，彼云：當地人民之欲滅除侵掠者，如大旱之望雲霓。

“印度軍隊發現街市間枕屍狼藉。猶有餘悸之居民向該軍隊報告稱：侵掠者於我軍入城之前夕如何遷怒於平民與如何任意逞兇——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侵略者在路加俄里加於該地之損害及暴行，現時尚不能作一正確估計。惟近於郊外發現三大地坑，滿塞死屍，令人憶起當年巴勒斯坦之埋屍井。又除大批被屠殺之印度國民外，據當地人報稱，侵掠者並由此處擄走婦女七百名。”

該通訊續稱

“據此間所得消息，近數日裝運汽車多輛，其中顯然載有供應品及軍火，源源由巴基斯坦邊境運至 Mirpur。

此為新聞記者於印度軍克服路加俄里後探訪該地之報告。

本人如向安全理事會一讀本人所收到之二官方報告，或更可使理事確信不疑。其一為四月十五日新德里（New Delhi）國防部長之報告，其中稱

“據由路加俄里所寄來之報告稱：侵掠者敗退時採焦土政策，四處放火後遁去。該報告續稱：部落份子敗退之際，大屠當地印度教徒與回教徒，死亡極衆。於路加俄里正北發現三大地坑，面積約五十方碼，滿塞死屍，屠殺開始時逃入山中之當地人民，現陸續回城，惟已喪魂落魄，狼狽不堪，難與接談。

本人茲再選讀一段四月十六日印度內閣總理致本人之近電

“侵掠者任意逞兇，大規模屠殺平民與搶掠婦女，並毀壞財產不計其數。路加俄里之侵掠者為我軍所逼撤退前之所作所為，與 Baramula 之侵掠者相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閣下可向安全理事會指出：閣下不解如何可用文明手段以對付此等毫無理性之人。”

安全理事會究相信阿利德政府致本人電中所述之事實或陳說乎？抑信本人所接到本國政府之報告與本人所讀記者之報告乎？此一任安全理事會自擇之。

至於印度內閣總理於其電報中所提出之最後一點意見，本人僅欲說明：人形獸性之人絕不受文明所加於人類行為之束縛，其在戰爭時期更不必論矣。或謂文明國家如德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亦未遵守此項拘束，文明國家所不為能之事，焉能望諸部落人民？

但此處之真正問題為：巴基斯坦縱兇作惡，加害於喀什米爾無辜之回教徒與非回教徒，果可免於罪戾乎？審議中之決議案草案對於巴基斯坦之不盡職守竟未提及雖在弁言中亦未及此，三月三十日草案弁言對此僅略有述及，本草案竟將之刪去。

誠然，經修正後決議案草案第一分段（甲）曾建議：巴基斯坦應以最大努力防止此等敵對份子侵入 Jammu-Kashmir 邦，據稱此即為答覆吾人在申訴中所提出要求而設之規定。惟本人願指出：除非預先聲明一國政府——此處為巴基斯坦政府——過去有不盡職責之處，從無以此種形式決議案使該國政府擔任此項責任者，而本決議案內並未預先聲明巴基斯坦政府有不盡職責之處。吾人由於此種遺漏所得之印象，非為巴基斯坦至少在將來應盡其所原有與其在過去六個月期間所未盡之責任，而為巴基斯坦按照第一分段（甲）規定負有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之重。

不熟諳真情者，由英國代表演詞中所得之印象必然如此。該代表之原詞如次

“第三，決議案草案所加於巴基斯坦之責任，極其繁重，不僅須力助戰爭停止，且須防止其再爆發 [第二八四次會議]。”

根據英國代表之所言，一若巴基斯坦本無責任，有此決議案始須擔負此項責任者。熟諳內情如英國代表，本人深信所言絕非其真

意之所在。本人於前數次辯論中曾力言國際義務之重要，本人此際僅欲一述美國國務卿馬歇爾 (Marshall) 親自在聯合國大會中關於該種義務所作之一陳述。馬歇爾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向大會致辭論及希臘問題之時稱

“此項對希臘游擊隊之接濟之多寡或有效與否，均非此處討論中之主要問題。國際公法中有一公認之原則，即一國如以武裝或以其他方法接濟另一國之叛軍以反抗政府，此為一種對敵及侵略行為。此項原則不僅在國際公法中若干名案件內獲得認可，且在國際協定中亦往往有明文規定。安全理事會多數會員國代表贊成此原則，可於其為本案所取之行動中窺見一斑。”

安全理事會與大會關於希臘案件業已同意矣，如此為公認之國際義務，巴基斯坦於安全理事會一月十七日決議案[文件S/651]以後焉能仍不盡此項義務乎？安全理事會於該項決議中要求巴基斯坦政府“不得從事引起或容許任何使情勢趨於嚴重之行為”。

自該項決議案通過以來，巴基斯坦政府從未“防止此項份子侵入 Jammu-Kashmir 邦與對在該邦作戰者物質援助之供給”。反之，巴基斯坦現仍有侵掠者之根據地，吾人近又探悉 巴基斯坦境內設有兵工廠一所，製造軍械子彈，以供給侵掠者與叛民。大批壯丁與大量物資，逐日通過巴基斯坦運至 Jammu-Kashmir，裝運壯丁與物資之車輛以百計。榴彈砲三尊，近由鄰近山頭射入 Poonch 城之砲彈，已達二百枚。印度軍之榴彈砲未聞有失落情事，豈該城附近或 Jammu-Kashmir 邦其他各處能自生榴彈砲耶？

不久以前，我方有一可探聽巴基斯坦當地新聞之負責官員向吾人報稱

“巴基斯坦政府遣派山戰炮隊一隊着便裝赴前線士兵約近一千三百人，其中六百人經 Bhimder 開赴 Nowshera 戰線，另七百人經 Palandhri 開赴 Poonch 戰線。”

我軍已發覺該炮隊在上述二戰線之一作戰，但為避免安全理事會厭煩起見，本人茲將此方面詳情省略不贅。

此種對明顯之國際義務繼續予以破壞之行為，與此種對在 Jammu-Kashmir 邦繼續

加緊作戰，積極予以支持及鼓勵之行為，能在本決議案內不予提及乎？安全理事會不得因其非為任何事實問題通過決議案或因本決議案並非一判決而謂無須出此，其在希臘案件內又何以竟出此乎？大會採納安全理事會調查團之大多數意見，於其決議案第一〇九(二)第三項中稱，調查團發現

“阿爾巴尼亞 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果接濟並援助與希臘政府作戰之遊擊隊。”<sup>1</sup>

雖近在三日前，安全理事會在其關於巴勒斯坦停戰之決議案中之論調，仍與此相同。理事會於其決議案中稱

“不得派遣 協助及鼓勵任何方面軍隊及作戰人員，團體及個人前赴巴勒斯坦 [文件S/723]。”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決議案草案與三月三十日前各重新起草之草案中所原有之字句，各該草案之贊助人何以竟將之由經修正後決議案草案第一分段(乙)中刪去其原有字句為

“拒絕通過巴基斯坦國境，並拒絕任何在巴基斯坦境內根據地之使用 [文件S/699]。”

關於希臘之決議案中有一內容大致與此相同之指令。據本人所知，蘇聯代表曾為巴勒斯坦停戰決議案提出一修正案，企圖於該決議案中向違法一方發出一同等之特定指令，而該修正案竟為安全理事會所否決。惟本案最後草案之擬具在先，停戰決議案之審議在後，本人不識此是否可表明安全理事會自本案件最後草案始變更其原有之政策？

或謂第一分段(甲)中所用之“防止”一詞已將該分段(乙)中所有之情節包括在內，本人不識原來字句之被刪，豈恐其略含譴責巴基斯坦前罪之旨乎？本人仍認為“防止”一辭較之“不鼓動”一辭積極多矣。

巴基斯坦於答覆吾人申訴之時稱

“巴基斯坦政府除不訴諸戰爭外，繼續以各種方法盡全力不鼓動部落人民之侵入 Jammu-Kashmir [文件S/646]。”

安全理事會雖採用此種不澈底之政策，

<sup>1</sup> 見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 決議案，英文本第一二頁。

據稱巴基斯坦全境人民已極其憤慨。巴基斯坦政府不願引起大規模內部糾紛之極嚴重危險，強稱該政府並未違背上述政策。巴基斯坦如不能以和平方法防止部落人民與其他人等侵入 Jammu-Kashmir 作戰，其將以武力對付各該人等以盡其按照決議案草案第一分段(乙)規定所應盡之義務乎？安全理事會現有經修正後決議草案中所用之“防止”一辭，能解釋為巴基斯坦方面已坦白接受此項義務之表示乎？

除非此項義務之接受為毫無疑問，所用“防止”一辭實毫無真正意義可言。本人並不欲安全理事會因本事項而定巴基斯坦之“罪”，因事實俱在，公道自在人心。如此項展緩確與主要問題無關，本人亦不反對暫不激起當事一方之感情，惟對於固執繼續破壞國際義務之事諱不提及，又不請巴基斯坦改過自新，實為一嚴重事件。因 一 此為安全理事會責任範圍以內之事，尤其於此國際義務之破壞威脅及於國際和平及安全之時，理事會更不得不力盡其應盡之責任，二 原有字句之被刪，將加強由於本案而引起之錯誤觀念，即巴基斯坦之擔任此項義務，為其對印度及喀什米爾之一種讓步，巴基斯坦——甚至部落人民——冀於安排就歸屬問題而舉行之全民投票辦法時獲得某種利益，以資補償。以上二項問題毫不相關，為達成和善解決目的起見，吾人雖同意二項問題於同一決議案中論及，但吾人不能同意一問題果以或必須以另一問題為轉移。

安全理事會對於吾人主要申訴之點毫不在意，實使吾人，本國政府及舉國非常失望。印度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出之問題為一簡單明瞭直接與毫無疑問之問題，而吾人建議安全理事會所採取之行動，亦為其非採取不可之行動。安全理事會雖經過此長時期之遷延，終不得不採取行動，惟其何不及早採取該項行動，竟將印度之申訴束諸高閣近四閱月之久——歷四閱月之繼續流血與經濟摧殘？屆四閱月長時期之終，安全理事會以呼籲語氣規勸吾人接受一決議案，其中既鮮有論及本案件是非之處，而於巴基斯坦所須採取行動之措辭，又極模稜之能事。再就該決議案之語氣而言，安全理事會不僅止於向吾

人呼籲，且向巴基斯坦因提醒其責任致抱歉之意。印度為其自身榮譽計，斷不能任其案件如此處置。

經修正後決議案草案之贊助者，僅為樹立安全理事會對於二爭端當事方不偏不倚之令譽起見，不惜犧牲理智與公道，竟在決議案文氣中將印度與巴基斯坦置於同等地位，一若吾人亦有不是之處，亦應同受譴責者。其最彰著者莫過於以下數例 經修正後決議案草案弁言第二段令吾人與巴基斯坦共同“應盡全力以使各處之戰爭停止”，第二分段(甲)又令我方軍隊與部落人民及其他侵掠者同時開始撤退，第五段建議委員會或有徵請巴基斯坦軍隊綏靖 Jammu-Kashmir 邦之必要，第十段(戊)令 Jammu-Kashmir 政府官員全民投票行政長官以該委員會名義管理全民投票事宜，該長官遇有“其認為足以妨礙全民投票自由之情節發生時”，得酌量情形將該種情節直接請示巴基斯坦政府——甚至其出席委員會之代表——請其注意。

吾人如稍有自尊心，或尚顧及一獨立國家與有主權政府之尊嚴，為自身榮譽計，斷不能接受此種規定。倘爭端仍在調查階段，安全理事會對於爭端兩方固不妨保持其不偏不倚態度。但一至採取決議，議建行動措施或甚至陳述其意見之階段，理事會如仍無所是非，即不免有損犯真理與公平之嫌。以上二階段之遞變，實為由純禮貌與避免未審先斷進而就事件本身論判公道與公平之問題。

本人茲對現在審議中決議案草案之數項詳細規定，作一簡略之檢討。但料及對方或有相反之說法提出，本人請先就歸屬問題略作數言。決議案草案共有之處載有下列等字“Jammu-Kashmir 邦是否歸屬於印度抑歸屬於巴基斯坦”。據稱此項歸屬之時期甚暫，為達到某一特定目的之辦法。一旦此時期已過，該目的已達到，則歸屬即不存在。

就印度方面而言，吾人反對此種說法。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所成立之歸屬為合法行為，印度隨之即履行於接受歸屬時所擔任之一切義務。Jammu-Kashmir 邦藉印度之力而免於分裂，雖至今日，印度仍在抵抗侵略該邦領土完整之惡勢力。印度保護該邦衆多人民免為外界侵掠者所覬覦。



因此，此種歸屬，不僅在今日存在，即在戰爭終止，和平與秩序恢復後亦仍存在。除非舉行全民投票，結果對印度不利外，此種關係將永久存在。惟在彼時以前，巴基斯坦在 Jammu-Kashmir 毫無憲法上地位。吾人茲提出另一基本論點，即吾人在國際監督下所安排之全民投票辦法，無論在何種階段，斷不容巴基斯坦予以干涉。一國際團體如本安全理事會者，如需何種擔保及保障，印度均可提供，但不得因此而使巴基斯坦在該邦處於有干涉全權之地位。

停戰以後，全邦須在一政府之統治之下。本人所謂之全邦，係包括現仍在叛民及侵略者之手之地域而言。當全邦又在行政機構——即 Jammu-Kashmir 邦之行政機構——統治之下時，印度駐防軍須在印度邊陲，Jammu-Kashmir 邦之西駐防。印度為履行按照歸屬文書所擔任之防衛該邦之義務起見，實有在該地駐防之必要。

決議案草案中數節，隱含不致有此種需要之意。吾人勢須於此明白聲明：戰爭停止與和平及秩序恢復後，此種歸屬仍繼續有效，印度所擔任防衛該邦與維持該邦法律及秩序之義務，於全民投票舉行前，仍繼續存在。

其次，本人請就 Jammu-Kashmir 邦現時之過渡政府問題略致數言，此即決議案草案第六段中所論及之問題，其原文如次：

“印度政府應確保 邦政府於全民投票之籌備及執行期間，邀請各大政黨指定負責代表以部長職位充分共襄政事。

印度政府依第六段原有字句，對該段不能同意。因其意在組織一聯合政府，各大政黨均有一平均充分參與政府之機會，其參與人選將由各該政黨自行指定之。

倘各政黨對於某種主要政治問題——如戰爭，均同意採取同一行動時，本無不可組織此類聯合政府之理。但當一國之主要政治問題正為該國各政黨意見極端分歧之點，若於此時組織聯合政府，該項政府必將造成極不幸之結果。喀什米爾如在此種環境下而有一聯合政府，其行政機構必於以上所述期間趨於癱瘓無疑。

印度對於此類聯合政府之效能具有極悲痛經驗，無論印度或喀什米爾均不欲再有此

種事實在喀什米爾發生。但根據吾人以前屢次所作之聲明，吾人並不反對其他政黨有限制地參與現時依憲法而行使職務之政府，該憲法近已為國君所頒布之諭旨予以修正矣。

依據該邦所行之憲法，並依據合理之立場，其他政黨參與政府之人選應由該邦總理決定之。該邦現任內閣總理對於吾人在此方面所通過決議之精神，無不盡力施行。為向安全理事會證明此點起見，本人一請讀該總理為述明其所追求之政策致本人之函，其中並授與本人酌量情形公布之權。本人以為似有將該來函向理事會公開一讀之必要，其原文如次：

“閣員人選應不分黨派，此為吾素來之主張，至今未變。但有一條件，即閣員份子中必不能有全邦之公敵或同情於以摧殘斯土為主要目的之侵略者之存在。凡假借解放運動名義，直接或間接參與焚燬我村鎮，姦淫我婦女與搶劫擄掠者，自無聘之為閣員之理。然此非謂所持理想與全國會議不同及贊同歸屬於巴基斯坦者，吾即一概棄而不用之意也。實際上在吾主持下之內閣閣員中今有 Pir Mohammed Khan 上校，其人為回教大會工作委員會委員及 Jammu 邦 Anjuman-I-Islam 組織之主席。”

因此，吾人對第六段絕對不能同意。

本人茲欲就關於印度軍隊之規定略致數言，各該規定載於決議案草案第二，第五及第九段中。Mr Noel-Baker 屢次述及駐紮於喀什米爾之印度軍隊為佔領軍隊 [第二八四次會議]，誠令人不勝訝異之至。印度軍所以駐紮於該地，係依照印度在喀什米爾所處之憲法上地位，以履行所應盡之合法責任。若稱該軍為佔領軍，本人敢謂此不僅為對該軍之侮辱，且為對印度政府之侮辱。

本決議案草案中所述及之軍隊共有四種：一為第二段(甲)中所稱之印度軍，二為第三段所稱之邦防軍，三為第四段所稱，就地召募之人員，四為第五段所稱，將來在本事件中或有被允許一顯身手可能之巴基斯坦軍隊。

關於印度軍隊問題，印度方面之意見認為其駐紮於喀什米爾之軍力自當於停戰後隨之減低。惟此重減低不得低於一最低限度，

除須按本決議案草案之規定足以維持法律與秩序外，且須足以抵抗外來之侵略。

在現有之決議案草案內，此爲使吾人所處地位由三月十八日蔣廷黻先生造成之決議案草案中大趨劣轉之一例。蔣先生於四月七日〔第二八四次會議〕多方勸解使吾人屈就此種轉劣後之地位。

蔣先生論據之大意爲 如決議案草案中所規定之辦法均能實現，則造成外來侵略之機會將化爲烏有，印度軍駐紮於喀什米爾以供抵抗該種侵略之需要，自亦不復存在矣。

蔣先生繼此又稱 縱有此種需要，按照憲章第五十一條之規定，聯合國各會員國仍有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在。在上述情況下，倘果有外來侵略發生，蔣先生之意豈謂印度軍隊可長趨該邦以防堵侵略乎？果如是，決議案草案於論及維持法律及秩序之時，何以未明白說明乎？茲假定此非不可能之事，一聯邦政府如於其邊區邊境駐紮一部分軍隊，其力量足供驅拒可能之侵略，此豈不與該聯邦政府對該邊區所須盡之義務更相符合乎？當吾人謂 最低限度之軍力不僅須足以維持秩序及治安，且須足以抵抗外來之侵略，吾人之要求係不合法或不合理乎？歸屬之事實如能繼續存在，吾人斷不欲放棄吾人有防衛 Jammu-Kashmir 之重大責任。根據此種理由，吾人對於第二分段（甲）勢難予以同意。

其次，本段中另有其他部分，亦殊令人難以索解。其中述及“根據地區域”及“前進地區域”，所謂“前進地”係何所指而云然？此將於以後造成各種不同之解釋。惟本人相信該段中與“根據地”及“前進地”區域有關之部份，暗含有某種其他計劃，該計劃實較決議案草案中字面上之計劃尤爲廣泛。此爲該部分字句所以如此模稜之原因。

關於邦防軍問題，與該問題有關之第三段稱

“印度政府應同意 於以下所稱全民投票行政機構——如第八段所規定者——認爲對邦防軍及邦警有行使指揮及監督權之必要時以前，各該軍警暫在經商得全民投票行政首長同意後之區域內駐屯。”

本段不僅述及邦防軍，同時又述及邦警，

且其所述之時期係指全民投票行政機構認爲有對各該軍警加以指揮及監督需要以前之時期而言。稍有行政經驗之首長——如本人——甚難了解何以在全民投票以前之時期內有此必要。例如邦警，全邦無處無之，彼等亦無日不在維持法律及秩序。全民投票行政首長，何以於全民投票前爲法律及秩序之維持計，獨須對邦警之支配有一否決權乎？不僅如此，本人並欲向安全理事會指出 紀律爲統率邦防軍及邦警之第一要件，若欲有紀律，則非統一統率不可。對於此種須有紀律人員之管制，指揮或監督，斷不能由兩種行政當局分任之。

第三段中所建議之辦法，以本人視之，實爲行政上一非正常之辦法。繼之，第四段述及“就地召募之人員”，本人假定係指另需補充之邦警而言。如邦警另有補充之需要，本無不可由當地人士中予以補充之理，惟其詞審在第五段，該段稱

“此種地方軍隊”——本人假定以上等字係指按照第四段規定而募集之軍隊而言——“如發現不敷支配時，委員會商得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之同意應設法由任一自治領土抽調其認爲有效數目之軍隊，以供綏靖之用”。

綏靖係與喀什米爾當地人民有利害關係之行爲，綏靖之責爲 Jammu-Kashmir 政府所應擔任之一主要責任。該政府既有邦警可供驅使，並有邦防軍可供驅使，如其數仍不敷支配，第二分段（甲）並准允印度留置若干爲維持法律及治安所必需之軍隊。果如是，尙有何種需要須徵請其他軍力以供綏靖之用耶？此爲間接以使巴基斯坦軍隊進入 Jammu-Kashmir 邦之辦法，該軍一旦進入，其危險誠有不堪設想者。依第五段之原有字句，吾人對之絕對不能同意。

本人茲略論關於全民投票行政機構之各段。吾人反對決議案中與以下各段有關部分第八段“僅爲該種目的”，授與全民投票行政首長指揮監督邦防軍及邦警之權，第十分段（丙）授權全民投票行政首長得請求添設特種縣長並擇人任命，最後而又最重要之一段爲第十分段（戊），該段准允全民投票行政首長向巴基斯坦政府或該政府出席委員會代表請

示。全民投票行政首長，如本人以前所述者，爲 Jammu-Kashmir 邦之官員，該官員將其本國政府爲唯一負責當局之事項直接向鄰國政府請示，此與一般之政治觀念及行政上手續均違背。

本人不願詳論決議案中之各細節，但本人致力言 印度對於本案件自始至終所持之態度向無不是之處，不僅就法律及憲法而言爲絕對正確，且就最高尚之政治道德言亦絕對正確。按照本決議案草案現有之字句，印度勢須對之堅決表示反對。倘不願吾人之反對及攻擊而該決議案草案竟獲通過，惟有本國政府能決定在因此而造成之情況下應採取何種行動，關於及早停止在喀什米爾之戰爭及於其後舉行全民投票事應採取何種行動，亦惟有本國政府能決定之。

四月十七日〔第二八四次會議〕英國代表所作之流利而動人之呼籲，頗令本人感動。同次會議中，美國代表提請吾人注意之程序上伸縮性，亦令本人之信心略起動搖。本人繼之細讀該二演詞原文，此項研究結果不幸並未能使本人對現有決議案草案之態度有分毫變更。

本人言語之間，或不免略見憤慨，但本人實毫無怒意。茲爲本人所代表之此偉大愛好和平國家請求在紀錄上載明 如本國政府決定不接受此項實難令人滿意之決議案草案，此種不接受不必即非訴諸戰爭不可。除非已至山窮水盡之時，吾人將繼續探求所有其他足以避免與巴基斯坦作戰之方法。過去吾人與巴基斯坦間無數其他糾紛，均未重勞安全理事會，而由吾人以和平方法自動予以解決。本決議案草案中所建議之辦法及措施，並未使光榮而和平之解決完全絕望。安全理事會通過此決議案草案後，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回到國內，依據其在此處所得之可貴經驗，或可發現能爲吾人所接受之其他和平解決辦法及措施。

吾人惟願吾人爲覓求其他和平解決方法之努力，不致勞而無功，並願二自治領不致被迫非訴諸戰爭而不能解決此爭端也。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適對安全理事會諄諄陳詞，甫告結束，傾聆之餘，殊

願亦有此才，得申雄辯，尤願能以如此修雅之詞將其所持不論當否之論據，鋪陳於理事會之前。對於安全理事會現行審議之決議案，本席所陳意見，將較直捷了當，故遣詞用語亦恐不能如此流暢茂美，特此預爲聲明，乞加諒宥。

安全理事會現行審議之基本問題爲 關於喀什米爾爭端問題，各方同意將喀什米爾應行歸屬印度或巴基斯坦問題由公正之全民投票自由公決之。數週以來，理事會諸理事國所努力研求之問題即爲如何決定及制訂此種全民投票之必要條件。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在其演說開始時，曾對安全理事會全體，尤其理事會現任主席暨自本年一月以來歷任主席，以及協同主席探求解決辦法之其他代表，頌贊其辛勤，茲願附驥一申本席之敬意。安全理事會對於此項問題之解決如此之關心努力，巴基斯坦代表團一如印度代表團，對之深爲感銘。安全理事會會議中與數月以來理事會歷任主席及若干代表召集之談話中對於此項問題之各方面情形已有詳盡之探討。

至就本席個人而論，承安全理事會准其得盡所欲言，誠恐數度發言過於冗長，有損理事會之優禮。但際此安全理事會可以自行提出其認爲公正適當之辦法以解決此項問題之時，各理事國當不致感材料之不足或有對此問題各方面情形未得充分明瞭之感也。

安全理事會前曾表示其認爲解決此項問題應行循遵之原則，今若請諸理事國注意其日前對解決此項問題所採之基本原則，並請其重讀現行審議之決議案草案，以視其要點是否具體表現此種原則，似仍有所裨益。誠然，爭端當事國對於問題之見解常易流於偏執。故本席未敢如印度代表之所爲，請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國研究其已循未循此一方或彼方要求之處。問題固不在此也。

在此項問題業經作三月以上討論之今日，敢請安全理事會檢討其最後具體表現於此項決議案草案之解決辦法，對草擬此項決議案之諸代表自認爲解決問題之基本條件是否符應？如是，誠可謂持公正態度以求解決此項問題也。爲此，本席首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美國代表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所作之若干極端重要極有價值之意見。

該代表云

“至於如何產生此種情形之方式或辦法，允應設立過渡政府，其條件以公認為無硝磺氣息，且為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大國盡力所能及使其公正無瑕，而又為世界信其公平者為度 [第二三五次會議]。”

此為其一。同次會議中加拿大代表云

“俾建立達成協定之基礎以停止戰爭，使 Jammu-Kashmir 之各民族在關係各方公認為絕對公正之當局統治下獲享安全

”

法蘭西代表在同次會議中稱

“本席認為全民投票須有三項條件。第一，所有外國軍隊必須自喀什米爾撤退。第二，喀什米爾之原有回印兩族居民應悉准其歸返原居留地。第三，必須在喀什米爾設立不對人民施行任何壓力，故可保證全民投票公平無弊之自由政治機構。”

法蘭西代表發言之後，敘利亞代表加以補充云 不但外國軍隊應行撤退，即游牧部隊亦同樣必須撤退。

法蘭西代表於是解釋其意見如次

“本席所用‘軍隊’二字，不但指正規軍，且亦指非正規軍而言，即指一國指揮下之軍隊，及不歸屬任何國家之部落部隊而言。”

法蘭西代表所云之“國家”為“政府”之意，因在印度，“王國”與印度自治領土或巴基斯坦自治領土間實有區別。

旋於一月二十九日，美利堅合眾國代表復云

“公平之全民投票自又引起另一問題，即在全民投票期前及期間之政府機構及組織問題。本席不擬多談此點，因無意討論細節也 [第二三七次會議]。”

同日，英聯王國代表稱

“溯於數月以前，首次討論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間問題時，本席即考慮 在聯合國主持之下’一語究為何種意義。愈加思索愈覺該語不但謂全民投票必須公正，且謂其必須為關係各方所認為公正，不但謂正義應確予保證——深信本理事會之任一理事國苟能自由行動不受牽掣必可獨自保證正義——且謂其必須為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聯合國全體會員國，以及在

喀什米爾交戰之回族及非回族雙方均認為公正者始可。後者之意見為能否停戰之關鍵，前已予以指出，故並及之。

二月四日美利堅合眾國代表云

“如何可以不用戰爭或驅逐方法誘令此種部落部隊自 Jammu-Kashmir 撤退？除非此種部落部隊認為有一名符其實無所偏袒之過渡政府保證執行公正之全民投票，則捨此別無他法。唯有如是始可望其和平撤退 [第二四〇次會議]。”

美國代表續云

“過渡政府之存在時間不必過長，以能建立行政系統俾得舉行公正之全民投票即可。全民投票後又將何如？屆時，過渡政府已完成任務，不復當軸。此種機構在一國政府系統中時一見之，其在國際關係上更屬重要。吾人如認此項問題純屬內政範圍，自不加以討論矣”。

翌日，英聯王國代表稱

“安全理事會採取之行動須為當事國雙方認為公正。此種行動須為巴基斯坦政府，倡亂者，部落部隊，印度政府，Jammu-Kashmir 之其他居民，以及世界各國認為公正者始可。職是之故，本席與安全理事會其他代表同得此種結論，認為必須建立公正之過渡行政機構 [第二四一次會議]。”

二月五日，理事會主席以加拿大代表資格向安全理事會提一項當時稱作非正式節略之文件，該件復經哥倫比亞代表之要求，成為決議案草案。本席茲就該項決議案中可以代表該主席對於問題之意見者，擇讀兩段，提請注意。

丁段開

“為達本決議案之宗旨目的，必須有一受 Jammu-Kashmir 邦人民絕對信任與尊敬之過渡政府 [文件 S/671]”。

同決議案草案第二段開

“安全理事會巴基斯坦政府竭力勸說侵入 Jammu-Kashmir 邦領土之游牧部落及所有入侵者自該邦撤退。

“為此該委員會務求獲得印度及巴基斯坦雙方軍隊之合作俾得立即停止 Jammu-Kashmir 邦之戰爭，並維持治安直至歸併問題已由全民投票予以決定時為止。”

換言之，彼提出兩項建議。第一爲必須在 Jammu-Kashmir 邦建立公正之過渡行政機構，第二爲該委員會求達撤退游牧部落並在組織及舉行全民投票期間恢復及維持治安之實際辦法，在獲得印度及巴基斯坦雙方軍隊之合作。印度政府代表與巴基斯坦政府代表間意見始終不協之處，此爲主要之點。

二月十日，當時理事會主席加拿大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決議案一項，其日期標作二月六日。彼解釋云 此即爲已向雙方當事國提出之草案

‘代表吾人遵照安全理事會之委囑，根據諸理事國之建議，以訂立廣泛原則範圍之努力結果，希望能在範圍內順利進行討論詳細之具體提案 [第二四三次會議]。

其意即謂 此項決議案草案非安全理事會二月份主席加拿大代表，或加拿大與比利時二國代表所獨自完成之工作，該案代表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國在理事會會議中發表之意見。

本席茲舉另一決議案 [文件 S/667]，就其與當事國雙方至今不能同意之主要問題有關之點，摘引數段，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該項決議案中開

“(子) 強暴及敵對行爲必須終止，

‘(丑) 當事國雙方各竭力用其勢力務求促成前自外界進入 Jammu-Kashmir 之所有非正規軍隊及武裝人民撤離該區，不復侵入。

“(寅) 須有協助建立與維持治安之正規軍隊可資調遣。因此二國政府務須使其軍隊相互合作以建立治安，直至歸併問題已由全民投票予以決定時爲止，

“(卯) 正規軍隊應在治安重行建立，環境許可時，立即撤退，

“(巳) 必須建立自由公正全民投票所必要之條件，以決定 Jammu-Kashmir 邦應併歸印度或巴基斯坦問題，其中包括建立受 Jammu-Kashmir 人民信仰尊重之過渡行政機構。”

該任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 及該時充當報告員之前任主席 Mr van Langenhove 提請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國個別聲明此項決議案中所載之條款是否確能或不能代表彼輩前此發表之意見。

榮膺本屆特別大會主席之阿根廷代表於二月十日聲明

“本席認爲此項決議案草案確係綜括安全理事會諸代表對於此項問題所發表之意見，本席願予贊同。”

嗣又稱

總之，本席贊成主席所提出經與比利時代表 Mr van Langenhove 會商草擬之決議案草案 [第二四三次會議]。”

同日，法蘭西代表稱

“本席願如阿根廷代表之所爲，對於主席及報告員之工作成就表示謝意，因此種工作可以協調各方關於此問題前此所發表之意見，並可使吾人順利進行研究此問題也。”

其他代表之意見如次

敘利亞代表

“該項決議案草案完全符合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在前此數次會議中所發表之意見”。

英聯王國代表

“如本席了解無訛，阿根廷 敘利亞 法蘭西諸代表對於此問題已作贊可之答覆。彼等認爲此項決議案草案確能綜括安全理事會前此討論中所發表之意見，又吾人應向主席及報告員表示謝意，同時批准其工作結果 且依阿根廷代表之意見，吾人應以此種決議案爲將來討論之有用根據”。

英聯王國代表嗣又在同次會議中聲稱

“本席所得之結論爲 主席之聲明雖僅爲大綱性質，然信能以綜括之原則表示安全理事會之意見，故吾人應據此以求解決錯綜複雜 情形險惡 極端重要之喀什米爾問題。

美國代表

“吾人之意見已屢次有所發表，不致引起誤解。吾人之意見雖未以決議案方式提出，然其意旨在以和平辦法解決此項問題，固昭然可見也。而種種解決辦法之性質必須爲爭端當事國雙方所能遵守及信任者爲合度。除由當事國雙方訂立協定之一種辦法外，似無其他方法使該地獲睹和平，本席前已言之，而協定之重心端在嚴格組織及管制當事國雙方業加同意之全民投票，俾各關係方面悉知其爲自由公正之人民決定。

嗣續稱

本席對此項問題之立場恐已爲人誤解。

本席前提及組織過渡政府時，用意僅在暫設一必需之管制機構以執行公正之全民投票，與該地將來之政府問題無涉。倘非特爲此種目的，則本席以爲應付此種情勢之辦法多端，均可絲毫不侵損現有臨時政府之存在或權力，然本席深信當事國雙方均極關懷此種目的，而舉世各國更願見其得告實現者也”。

二月十一日，英聯王國代表稱

“安全理事會目前應行處理之問題爲如何使各當事方面，包括現與印度軍隊作戰之巴基斯坦及喀什米爾人民，——印度代表前已承認其爲當事方面——認其爲公正之全民投票〔第二四四四會議〕”。

同日，阿根廷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九項見意，茲讀其第三第五兩項如下

“第三，喀什米爾非印度之領土——如印度政府所期望之全民投票，其目的在建議或收受一部領土之割讓者，非列強提議之本意，自不能予以接受，”

“第五，此次戰爭之起因爲喀什米爾人民對其君主之反叛，其唯一補救辦法爲順從人民之意向〔第二四五次會議〕。”

以上所述結束安全理事會對於此項問題之第一期討論，在此期中安全理事會致力於決定其本身認爲舉行公正全民投票所必需之條件而非當事國對於此項問題之意見。迄此時爲止，可謂安全理事會之討論進展及其前後提出之各項決議案，均有軌跡可尋。

至此，印度代表認爲有歸其本國面商政府之必要。自茲以後，此項問題遂轉入地下階段，此即謂，問題之發展已不明真相，僅賴報紙透露之消息時得一鱗半爪情報，而其翔實程度如何，殊未敢全然置信。請安全理事會恕本席直抒所見，日後事態之發展證明報紙透露之消息並不如吾人當時以純白心地認其爲毫無根據者也。實則，此種報導精確反映當時幕後活動情形。如所報俱係確實，似謂在此期間中至少安全理事會某某理事國已詫見安全理事會竟偶然採取對於爭端當事國雙方無所偏袒之立場，使聯合國在舉世人民心目中日趨減退之威望或可由此略見匡復。因此，彼等立即自此種世所罕聞窘迫萬狀殃害無窮之立場引退矣。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本席首次獲知此種

變化之具體報導，其來源不必更加指明。該項報導中明白綱舉安全理事會現行審議之決議案。

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印度報紙登有一則新聞，極堪注意。茲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發行之新德里 *The Statesman* 日報中之下列報導

“成功湖，三月七日——頃據可靠方面消息，安全理事會明日續議喀什米爾問題時將探求一新解決途徑。此種新解決途徑之確實方式雖無所知，然據消息靈通人士推測，其趨勢將循下列觀點出發。

“安全理事會將對於印度申訴之一點認爲其具有相當根據，即入侵喀什米爾之暴徒，雖未必直接得巴基斯坦政府之協助，實自該地獲有接濟。關於此點，安全理事會或似將提請巴基斯坦政府盡力禁止在其境內發生所謂之不法行動或禁止其人民參加。

“根據同一方面之消息，爭點所在之全民投票期間組織喀什米爾過渡政府問題或可以擴大 Sheikh Abdullah 之現政府，由各黨各派參加之方式解決之。

“關於在喀什米爾之印度軍隊問題，據云安全理事會之新解決途徑爲准其留駐，但同時以其行動限於軍事，不涉警察職務爲條件。

“吾人僉信現仍無具體化之決議案可言，來日討論此問題時或將生重要之變化。”

嗣後顯露之事實，證明上述新聞所提綱要至爲精確。

此項決議案現已具體提出於安全理事會矣。中國代表解釋云，彼前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提出之第一項決議案草案已有若干修改，其結果乃成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彼所提出之決議案草案。安全理事會現行審議之決議案草案就大體言之，即爲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之決議案草案，附一二修改之處而已。

此項決議案草案所採意見，所作建議，所提辦法，或多爲此方或彼方全部或一部所不能接受者，此亦爲必然之事實，不足爲該決議案之詬病，蓋印度政府與巴基斯坦政府雙方對於喀什米爾問題所持之意見如此懸殊，欲求解決此項爭端，誠非易易也。

關於此點，茲有兩項問題敬請安全理事

會注意。第一，此項決議案根據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國公認爲公平解決此項問題之唯一原則至何種程度？第二，此方面暫且不論，亦不問此項決議案作成前之討論經過，即就其本身貢獻言之，其能實現冀求目的之程度如何？竊以爲無人敢謂擬成此項決議案，對於爭端之兩項主要問題——撤退印度軍隊及建立公正政府——確係循準安全理事會所認爲必不可少且爲全部解決辦法基礎之原則。

此項決議案倘非完全背棄該二基本原則，至少與該原則有重大出入。但鑒於此項草案作者之威望、能力、經驗、地位及其慘澹經營製成草案，苦心孤詣以求此由奠定和平解決爭端之基礎，因此種種原因，故本席前謂吾人應用心研究決議案草案條款，就其本身價值以斷定其能實現所期目的之程度。

但如對決議案草案粗加研究，首先即見其主要各點無不偏袒一方。印度代表團固曾謂其猶未十分袒印也。然印度所處地位自亦大難。依照印度意見，解決喀什米爾之叛亂，應以 Jammu-Kashmir 邦歸併印度係合乎法律及憲法之舉動，現在喀什米爾進行之戰爭爲無名之師，未稱正當，此種戰爭爲外人破壞該邦和平之治安企圖，巴基斯坦應在其邊界採取軍事行動以阻止游牧部落進入喀什米爾，一旦達此目的後，Jammu-Kashmir 邦全境應由印度軍隊加以軍事佔領，其行政機構應由印度政府予以接收，然後印度政府諮商安全理事會，並在後者之監督下，進行全民投票。

苟此爲解決問題之正當途徑，則印度代表團誠有理由，稱巴基斯坦除設法以勸說或其他之必要行動方式，促使游牧部落撤離喀什米爾，並保證其不再滲入該邦外，別無可以過問此項問題之處，其餘各節應由印度政府及安全理事會予以處理。

實則，非但巴基斯坦政府之見解不屬如是——巴基斯坦政府之見解因僅爲爭端當事國一方之意見——且亦非安全理事會之見解，此點已有歷次討論情形予以明證。喀什米爾應行歸屬印度或巴基斯坦問題對印巴二自治領之攸關程度並無二致，二國悉極關懷其結果如何，此爲問題之要點所在，欲予否認亦不可得者也。既屬如是，則才能因有十

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事態之發展——巴基斯坦始終未認其爲合法——遂謂印度爲此項問題之唯一關係國家。

如吾人認爲印巴二自治領攸切關心此項問題，如吾人認爲應以公平辦法使喀什米爾恢復常態，吾人若自此觀點研究決議案草案，將發現其未免過於偏袒一方。

茲冒昧提出下列測驗以證所言爲不虛：設理事會接受巴基斯坦之提案，則是否將使全民投票有利於巴基斯坦？設理事會同意，接受並實行印度所堅持之提案，則是否不生左右全民投票之影響，使其有利於印度？此種測驗可謂公平，敢質之於諸君。

設喀什米爾之治安已行恢復，可由地方措置或中立國軍隊予以維持之時，則撤退印度軍隊是否可能產生某種壓力，迫使喀什米爾之任一選民非致投票贊成歸屬巴基斯坦不可？願行歸屬於印度之選民是否不得如此投票？事實顯非如此。

如吾人在喀什米爾建立一公正無偏之政府，是否即爲對任一選民加施壓力，迫其投票贊成歸屬巴基斯坦？願行歸屬於印度之選民是否即不得乘其意旨而投票？

上舉二點爲整個問題之核心。巴基斯坦對此事立場在促成實現公正無偏之局勢，使喀什米爾人民不受任何一方之影響。

印度軍隊留駐 Jammu-Kashmir 邦所生之影響不外下列二種：一，因決議案草案中已有防範規定，故將不致影響全民投票，二，雖有此種防範規定，仍將影響全民投票之自由。

如其爲第一種情形，可謂無礙。如其爲第二種情形，則全民投票將受何種影響？其結果顯對印度有利。故此種辦法未爲不偏，實有欠公正也。Sheikh Abdullah 繼續充任喀什米爾政府首揆之失或可以正確解釋並確實執行決議案草案第六段之規定部分補償之。但吾人認爲如仍令 Sheikh Abdullah 充任喀什米爾政府首揆，對於全民投票之公平性必生嚴重影響。吾人之顧慮如不無理由，則全民投票所受之影響爲何？曰，有利於印度而已。

無人敢謂建立一真正公平之政府將迫使或影響選民之原不願歸屬巴基斯坦者，不得不如此投票，或原欲歸屬印度者不得乘其意願投票也。



關於此二項基本問題，雙方意見迄未接近，巴基斯坦僅請秉公辦理，願由此所有偏袒嫌疑均可釋除。

印度堅持之點，不論其所舉之理由為何——謂其合乎憲法，合乎法律，謂其為聯邦與邦間之關係等——吾人認其悉為貶損巴基斯坦，增益印度利益而發。吾人至多能望其並無此意，倘果有此意，其對於全民投票之影響，僅於一方有利，絕不致兼利他方也。

本席深願安全理事會持此觀點以審議此項決議案草案，視其是否足以有效處理情勢。此項決議案草案顯未循安全理事會前此建議之解決途徑。印度代表不但已承認此點，且曾着重言之，故此非一爭端問題。

上星期六下午，中國代表在第二八四次會議中曾作動人有力之演說，解釋決議案中所載之防範規定。彼之解釋可稱公允，僅就解釋本身而言，本席無意辯駁之。然首應予指出者，彼謂在彼之經驗中——本人無此種經驗之萬一，從未見國際監督下之全民投票規定有若許防範保障措置者。請問何以必須如此？何以安全理事會孜孜規劃若許之防範保障措置？蓋因安全理事會未敢謂印度軍隊在全民投票期間留駐喀什米爾邦及 Sheikh Abdullah 政府繼續當政將能保證公正之全民投票，此即默認巴基斯坦對於此點之疑慮為有理據，故不得已仰賴於防範保障措置，深知其目的乃在儘量減少上述兩種因素對於全民投票之影響也。

但何以僅欲減少上述因素對於全民投票之影響至最少程度？此為印巴二自治領自始即頗爭之問題。

印度內閣總理十一月八日電中宣稱：待喀什米爾治安恢復常態時，印度軍隊即自該處撤退。本席已屢向安全理事會徵引該電電文，茲不必重行宣讀。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嗣在安全理事會中稱“然。但情形已有變化。”所謂變化者為何？喀什米爾邦於十一月八日又有騷動。此騷動確迄未完全停止。今日戰爭業已停止，治安已行恢復，更有何新的理由謂印度政府軍隊必須留駐該處。

印度代表云“哦，根據歸屬協定之規定，印度有保衛喀什米爾之責任故。”請問在十一

月八日之時，根據歸屬協定條款，印度是否即有保衛喀什米爾之責任？此種責任，此種義務，此種職分是否為該日以後始加諸印度者？印度提出此種諾言時，固知其對於歸屬協定之所負之義務，然今日竟背信食言。

該電中指稱：巴基斯坦總督 Mr Jinnah 曾告 Lord Mountbatten，在喀什米爾現政府當權下無法舉行公允之全民投票。此點無人能加以否認。印度內閣總理或覺吾人過度着重此點，但未敢責其為毫無根據。彼提出之補救辦法為在聯合國主持之下舉行全民投票。“在聯合國主持之下”之意義何謂？英聯王國代表前已在安全理事會中加以解釋，本席曾引述之。吾人除此別無要求，吾人除此亦未別作要求，而吾人所要求者將可使全民投票以絕對公允之方式舉行耳。

印度政府堅持其立場，時以聯邦與各邦間之關係，時以各邦君主之主權為根據。本席以為後者為印度各邦君主相互承認之待遇，已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近已不復聞此種論據矣。不論印度所持之理由為何，其要求不外為：在印度政府軍隊軍事佔領喀什米爾全境，印度指派之人員掌握該地行政機構之時舉行全民投票。

至就 Sheikh Abdullah 而言，彼曾應召出席安全理事會會議，諸位自己測知其對於此項問題之公允態度。在其重返印度，旋為喀什米爾君主任命為內閣總理之後，彼又屢作其他聲明。本席不擬多所徵引，廣陳於安全理事會之前，但請注意三月二十五日新德里 *The Statesman* 日報之社論。該篇標題為“發言殊欠審慎”，中云

“據公正方面報導，印度代表團初蒞紐約以陳述其對於喀什米爾問題之立場時，Sheikh Abdullah 發言時殊屬欠當，頗使其同列為難。

“Sheikh Abdullah 歸國之後，顯未改其作風，繼續發表某種言論，一旦如傳至紐約，恐又將使其同列無法解釋。彼之反巴基斯坦情感如此激烈，所用言詞如此極端，公正人士讀及其頻數而冗長之演詞時，對於喀什米爾之全民投票是否能在彼所領導之政府下公正舉行，不禁滋生懷疑也。”

此為印度首都新德里所發行向以穩健公



正著稱之報紙之言論。Sheikh Abdullaah 擔任內閣總理後，其行為可以證明其對於此項問題所持之公正態度者，可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倫敦泰晤士報所載文中略見一斑。該文中載

“Sheikh Abdullaah 派任之地方政府(人員)悉為激烈反對巴基斯坦者，該地民性衝動，易受影響，故亦起而附和。”

該文中嗣載

“同時，Sheikh Abdullaah 政府自行鞏固其地位。現任政府人員一色為國民會議黨人物。彼等當然自命為民選代表，權利雙收狀至得意。”

泰晤士報特派訪員結論謂 發現此種利益者不僅此輩人物而已。吾人又接有電報，中載甫自獄中釋出之回民大會主席 Chaudhri Ghulam Abbas 氏之言詞

“Sheikh Abdullaah 當政後即將回民大會會友三千人左右投入獄中。所有正式任命之官員——此指文職而非武職官員而言——稍染親巴基斯坦嫌疑者，無不遭受監禁或撤職處分。該政府並禁止收聽巴基斯坦電臺之廣播。”

本席深信安全理事會諸代表閱悉此種手段，自能憶及數年前歐洲某某國家所發生之情形。然竟有人謂專柄喀什米爾政權之此公，將豁其度量邀請其他黨派人士參加內閣以履行安全理事會現行審議之修訂決議案草案第六段所規定之條件。更有人傳云 Sheikh Abdullaah 已授權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得觀情形之便通知安全理事會，謂 Sheikh Abdullaah 已自回民大會會員中擇任一人為內閣閣員。

茲請安全理事會首先注意 Sheikh Abdullaah 對於此項問題所採之手段。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發行之印度斯坦時報載有一文論 Sheikh Abdullaah 之某次言論。該報係在新德里發行，為印度政府之半官方報紙，故其翔實性洵可無疑。該文標作“喀什米爾將與印度共存亡”，其中載

喀什米爾國民會議非但毫無種族畛域，且亦無政治思想上之歧視。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國家主義者及其他黨派人士共策竝行，並無某黨派控制政策之事。Sheikh Abdullaah 對於內閣之組織亦主張包括各黨派各族團人

士，其唯一選擇條件僅在必須盡忠於國民大會及國家而已。”

Sheikh Abdullaah 云

“本人可以接受其他黨派人士，但彼等必須盡忠於本黨。”

該文續載

“釋放全體回教大會會員之事才成其為問題。凡有為外國作第五縱隊之可能者將繼續監禁，而政府如認其為效忠本國者將釋之出獄。”

似此文字其意義顯而易見，更何須解釋評註。所謂外國者，巴基斯坦也。凡贊成歸屬巴基斯坦者將繼續監禁。凡願保證為歸屬印度效力者，將得赦出獄。有人傳云 Sheikh Abdullaah 已惠然接受一回民大會會員，參加內閣。設果如所傳必有上述條件之限制。該員必已保證其矢忠於國民大會。是故，該員自稱為回民大會會員，但根據上引之 Chaudhri Ghulam Abdas 氏電報，則知

“該員已於三年前被回民大會開除會籍。

彼確曾一度為回民大會會員，苟因此遂有資格為回民大會代表則 Sheikh Abdullaah 本人更應為回民大會之代表矣，蓋其在喀什米爾之政治活動係以回民大會會員起家者也。彼僅一次被選為喀什米爾議會議員，該次即以得回民大會票而選出。但彼嗣即脫離黨籍，故不得謂其今日仍為回民大會之代表。Sheikh Abdullaah 欲行給予或已行給予其他黨派之席位乃屬此類。

茲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修正決議案草案之若干點。依照此項決議案草案之規定，巴基斯坦應履行何種義務？關於此點，本席擬引讀第一分段(丑)，該分段在邏輯上應作第一分段(子)，且曾一度標作如是，後又改為第一分段(丑)，而論理顯應居首，其文如下

‘告知各關係方面 本段及下列各段所舉之辦法保證該邦全體人民不分宗教 階級或黨派，對於該邦之歸屬問題，有發表意見及投票之完全自由，故彼等應合作以維持和平與治安。’

苟各關係方面真能獲知此項決議案所載之辦法，則事極簡單可行。該地居民將可就議決文字，其建議之全部辦法及其施行方式，自行判斷其是否能保證全體人民行動有完全之自由。

本席深切了解巴基斯坦政府處於爭端當事者之地位，允應更有所努力，並應肩承此種義務。即宣告關係人民，謂下列各段規定保證該邦全體人民在各方面一律享受完全自由。顧問題端在履行此種義務時是否問心無愧耳。巴基斯坦政府如能確信該等條款果如所稱，自將肩承此種義務，除全力予以實行外，並盡力之所及促進和平與治安。但如其認為下列各段不能保證該邦全體人民在各方面一律享受完全之自由時，自不能期其向現在奮鬥中之人民作此種保證。

修訂決議案草案之第一分段(子)如下文

“促使游牧部落及巴基斯坦國民其非 Jammu-Kashmir 邦正式居民而為戰爭目的進入該邦者自該處撤退”

安全理事會會認為唯一可使該等人民同意撤退之辦法在本諸第一分段(丑)所載之事項予以滿意之保證。苟彼等認其為不滿意，巴基斯坦縱努力實行第一分段(子)之規定亦屬徒勞。

姑云此項決議案之其餘部分的屬滿意，確具使關係人民在全民投票及其他方面獲享完全自由之辦法，巴基斯坦若無更大權力實際上如何能履行第一分段(子)規定之義務？所云意義何在，本席即行解釋之。

安全理事會代表座中不少間接或直接具有軍事經驗之聞人。彼等自能完全了解在戰事方酣之喀什米爾欲求停止戰爭並撤退游牧部落，必須處理何種情勢。

第一，為求實現停止戰爭之目的起見——決議案草案之弁言中載“印度-巴基斯坦應盡力促使戰爭完全停止”。——其實際上必不可缺之要點在使雙方親自會商停止戰爭之辦法，如戰爭應於何時起停止，及撤退辦法如何，何時生效等等。

槍決參加此次戰爭之人等決非解決辦法，彼等決不應成為報復之目標，其為喀什米爾國民者應得平安返其故居，其不屬該邦者應撤離境外，同時，彼等撤退時，不應有強暴行動或迫害百姓。

故此項問題顯須從兩方面着手。第一，設立某種可以促成停戰協定，解決其中爭點之機構。本席之音不在由此項決議案草案規

定設立此種機構，而吾人必須考慮及之。第二，必須設立施行此種協定之機構，換言之，該機構將監督施行停戰協定，例如，監督游牧民族之撤退。

印度代表頃讀雙方互控暴行之電報二通，其一係阿利德喀什米爾人民所發，另一摘自印度斯坦時報。不論兩方孰是孰非，不論事實是否雙方均須負責，不論彼屠殺逐斥者是否為非回民，不論遭剝削戕戮者是否為回民，就此慘事而論，實屬怵目驚心。

情形之慘酷既如是，而鬭爭人民之性格又如是，苟欲促成停戰，非加監督執行不可，其中尤以游牧部落一方為最需要，因其為非正規軍隊不受任何方面節制。故對於阿利德喀什米爾政府控制下之區域，吾人必須備有軍隊以執行停戰協定並監督游牧部落之撤退。

印度云“印度軍隊可以任此”。苟加分析，其意何在？其意謂促請巴基斯坦運用其勢力，盡力勸使此種人民停止對印度軍隊作戰，於是印度軍隊便可長驅直入，武力佔領其地，驅逐此種人民出境。請問安全理事會所提解決辦法之用意是否如此？倘非如此，則巴基斯坦政府如欲履行其一旦擔承之此種義務，必須運用其一部軍隊以監督執行停戰協定，並監督游牧部落撤出境外。除此別無辦法。決議案中亦云必須達成協定以停止戰爭。

茲請注意第二分段(子)

“依照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日通過之決議案而設立之委員會證實游牧部落已作撤退行動，又停戰協定已行有效，一切情形確稱滿意時”

雙方間協定必須有人為之訂製，其有效施行必須有人予以監督。倘此項問題不能循序妥為執行，該委員會何能獲見滿意之情形？

決議案草案並未規定此點，為其缺點之一。印度代表曾提一二點問題請加解釋，本席亦有同感。若決議案草案之段落條文中有若干規定，甲方認其作一種解釋，乙方認其作另一種解釋，而甲乙兩方解釋相互衝突，則此種規定必不能解決問題，且將引起新的爭端。故條文意義務須儘量明白，不應含有字謎由後人猜測。本席茲附同印度代表提請解釋“前線區域”及“基地區域”之意義為何。印

度代表稱 倘“前線區域”限指現在印度政府控制下而言，則彼不能同意。同時，本席謹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 倘“前線區域”指現在阿利德喀什米爾人民控制區域內之任何地區而言，該等人民在無論何種情形下決不同意放下武器，由印度軍隊入佔其地。故吾人必須確定“前線區域”與基地區域之定義，俾當事方面知其何所解釋。負責起草者心目中必有所指，應請其說明之。

第三段已有若干更改。印度代表謂所作更改非但未使此項決議案與彼之願望接近，且有每况愈下之感。實則，自三月三十日以來，決議案草案所有之更改，除二處詞句外，悉為順從印度之意見而作。似此辦法，就原則上言之，並無可加反對之處。倘吾人接受某種意見，而同時又妨礙提案之公允性與可行性時，自應努力以求協調。此為可使雙方意見接近，及在可能範圍內作成雙方俱能接受之提案之唯一辦法。印度代表謂 就彼之觀點言之，草案之所有更改無不每况愈下，其言實不正確。

茲就草案第三段之現行文字與其原來文字比較言之。印度代表批評主點在第四第五兩段之貫串意義，本席對之亦有相當重要之批評。第一點，第四段中所規定，第五段中所述及之地方軍隊倘如第五段所慮不足以應付環境時，該委員會有權就其認為對於恢復和平秩序有效之方式，設法運用印巴任一自治領之軍隊。

但該委員會之此種權力乃為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雙方同意之條件所限制。該段之意義究屬何在？設該委員會認為在某某區域內，為求有效恢復並維持治安起見，最好運用巴基斯坦軍隊以收所期效果，為此，該委員會必須徵得印度政府之同意。倘印度對於此點不加同意，其結果將如何？或反之，巴基斯坦不同意運用印度軍隊時，又將如何？

該段可以批評之處，除此以外更有一點。該段之用意是否如其行文？想當如是，否則將無該段之規定也。倘該段用意確如其行文，則第四第五兩段已規定恢復並維持治安之辦法矣，又何必有第九段之規定？

#### 第九段開

“於全民投票管理當局請求時，印度政府

應以印度軍隊供予全民投票管理當局認為執行其職務所必需之協助。

全民投票管理當局執行其職務時或需種種協助，而其唯一可能需要軍隊協助之處則為辦理選民登記，編製選民名冊時治安之維持，及舉行全民投票時各投票處治安之維持。凡此皆在維持治安範圍之內。既屬如是，又第四第五兩段既已充分規定設立恢復與維持治安之機構，則在第五段末加添下列字句即已足矣

“該委員會對於全民投票管理當局應予以執行職務所必需之協助’，或 執行職務所必需之軍隊”。

第九段另自規定印度軍隊應供全民投票管理當局運用，揆其目的不外乎維持治安，因有此段，似謂第五段文字非其本意，縱使實情並非如此，但如第九段存在時終難免有此嫌疑。倘第五段用意確如其文字規定則第九段實屬贅詞。

根據第九段之規定辦理及舉行全民投票時所需用之軍隊悉為印度軍隊。請問其故安在？倘吾人誠認當事雙方對此問題同極關切，其全部解決辦法應屬公允無偏，則何以對於辦理及舉行全民投票時需用之軍隊限用印度政府之軍隊？請問何故？今謂恢復及維持治安則賴當地人民。苟有不足，則請當事雙方予以協助。而對於全盤解決辦法要點所在之全民投票，則謂所需軍隊應由一方供給，他方不預焉。請問所持理由為何？似此辦法，焉得謂之公允無偏？

全民投票管理當局在維持治安方面實際上將行遭遇何種問題？吾人或將慮及巴基斯坦派與印度派間之衝突，吾人或以為如有保安部隊在場，整裝嚴候，此種衝突將懾威而不敢發。但是，人民如知此種軍隊來自一方，則等於直接煽動該方之擁護者，鼓勵其陵壓他方，因彼等知所有維持治安之軍隊悉來自某一方也。東西 Punjab 之數百萬人民已痛歷此種慘酷經驗。安全理事會是否欲見其重演？

安全理事會既欲建立公允條件，全民投票管理當局應始終就與投票直接有關方面維持治安。或謂恐雙方發生爭鬭。請問何所據而云然？如維持治安之軍隊悉調自某一方，則爭鬭殆不可免，蓋非但以其為印度政府之軍

隊，且因其爲由非回教徒組成之軍隊也。且鑒於新近發生之搶劫 放火 屠殺 姦淫 擄掠情事，喀什米爾附近若干地方受禍滋烈，吾人是否欲見其重演？管理當局有何方法以遏止之？事後，管理當局或能提出報告，謂此係某方之過，謂此乃軍隊紀律不良所致，謂在現狀下無法舉行公允之全民投票等等，於是不得不延期全民投票以待新的解決辦法。但經此浩劫，死者誰能活之，受禍遭害者又誰能補償之？本人云此，非因神經過敏所致，過去數月中東西 Punjab 之數百萬民衆曾躬歷此種慘境也。反之，吾人倘果以發生衝突爲念，則使雙方悉知全民投票管理當局有無所偏袒之軍隊可資調遣之事或可產生緩靖作用。如是，一方將無所憑藉，不致滋事，不然則此種陵虐行爲可以拭目待之。

茲進論決議案草案之第六段。印度代表稱此段爲全案重心所在，確非虛語。然再請問其用意何在？

“印度政府應承諾擔保該邦政府於全民投票籌備及進行之際，請各主要政治團體指派負責代表以部長級位充分秉公共襄行政事務。”

如此段之意義確如文字所云或如其文字所欲云，實際上則將規定必要之辦法。然其行文如此模稜，雙方可各任意加以解釋。倘其意謂 應邀各主要政黨——如國民會議派等——指派負責代表以完全平等資格參與開議，則“以部長級位充分秉公共襄行政事務”之文字頗爲模稜。其究竟何所指？是否將任命該等代表爲部長？彼等究將任何職？若彼等將任部長，何不直率言之？若其意果屬如是，此或爲問題之解決辦法所在，應明白言之，使人見而瞭然。所謂“部長階級職”如卽爲部長之意，何必以此周折方式出之。

諸位須知 雖云吾人中有人頗嫻英語，然究非本國語言，故所用文字應儘量簡單，俾可決定此種條文之意義何在，又其是否保證喀什米爾邦人民享受前第一分段(子)亦卽今第一分段(丑)中所規定之自由。

又第十分段(寅)亦已遭反對。淵博之 Mr Ayyangar 當然已將該段之現行文字與三月三十日草案中之文字加以比較。該分段文

字已大見削弱，其中所載之保障辦法亦轉趨無力。此種保障辦法之有價值，殆無疑義。或恐該分段之目的在應付下列情形 某人因演說而受控有暴亂行爲，該人謂“請觀本人演詞，其主題爲‘歸屬巴基斯坦’因而受控。”此種案件應移交擬行任命之特別法官辦理，而此種辦法因第十分段(寅)之現行文字大有無能爲力之勢。除此種演說案件外，或有捏造事實以控訴爲一方而努力活動者之案件發生，該人可謂“所控毫無根據，因本人始終一貫公開贊成歸屬巴基斯坦，故彼等有此偏見”。該人所言如確有證據，他人將云“事出有因，宜由公正人士審判之。”吾人對於利用該邦司法機構作爲壓迫工具以袒助一方之事已屢見不鮮。簡言之，此種保障辦法之目的卽在此，其價值亦在此，然其效力已大受削弱矣。

#### 茲論第十一段文字

“印度政府應擔承防止，並全力協助該行政長官及其所屬人員以防止任何威脅 壓迫或恫嚇 賄賂或其他對選民不當之影響 ”

此項規定亦極有價值，其下續稱

“ 印度政府應公開宣佈並令該邦政府公開宣佈是項責任爲對 Jammu-Kashmir 邦所有當局與官員具有拘束力之國際義務。”

於是此條乃成爲學究氣之具文。諸位實過分相信此等人士之德性，而全部之解決辦法表示懷疑彼等之德性是否達此程度。故此條應有所補充，規定違背此種義務者應處以某種刑罰，或規定全民投票行政長官有權處置違背義務情事，並得另自訂定處置此種違背情事之法律及規章。否則，吾人僅訂立其法，而未予以制裁力量使之生效。

關於已見使用之威脅 壓迫 恫嚇等應如何對付之？吾人願應儘量使此種手段無所施其伎倆，至少對於被撤職之政府官吏，應令不受其害。

凡自該邦歸屬巴基斯坦或印度問題趨於尖銳化以來受撤職處分之人員，及由於贊成歸屬某方因而黜失公職之人員，必須復其原職。此爲重要之初步辦法使該地人民之心目中產生信任，<sup>11</sup>爲將有公允之機會投票。

凡因參加政治活動而受刑罰之人士——包括未經審判而監禁及經審判而監禁之人士——必須恢復其自由，並使其不受所判處刑

罰之影響。現仍憔悴於獄中之人士應恢復其自由，不但如此已也，有人因贊成歸屬巴基斯坦之故，被判罰金，於是或變賣其房屋財產，集資以赴，故須有一機關處理此種案件。第十四分段(乙)規定不准有報復陵虐情事，故應並及此點。既云不准有報復陵虐情事，則過去之陵虐行為必須廓除之。

#### 第十六段開

‘應請印度及巴基斯坦二國政府各派代表一人駐於該委員會俾其於執行任務時提供所必需之協助。

此種代表之資格 職務 責任必須明確予以規定，俾知其與該委員會間之關係。彼等與該委員會聯繫及向其提供意見之權利與義務必須確定，俾該委員會得堅持履行所擔承之義務。

主席想已鑒及巴基斯坦代表團前於四月七日提出對此項決議案草案之修正案多起，此種修正案中提舉本人今日下午所述之各種可能情形，及其應付辦法。本席並已將本代表團提出之決議案草案印製分發。茲敬請安全理事會稍假時刻，注意該案中提議之更改。

案中之序言及第一分段(子)悉承安全理事會所提草案在未經潤改前之舊。諸位可見第一分段(丑)之末添有一句，其文如下

“巴基斯坦政府如認為對於履行此種義務有必要時，得在該邦境內使用其軍隊。”

此點為求適應本席前提請注意之第一種情形而作——即解決停戰辦法及監督游牧部落之撤退。

第一條甲提出之目的在訂立停戰協定。本席須予指明 此條係根據安全理事會不願令印度軍隊在戰爭停止之時，進入阿利德政府控制下之地區，作軍事佔領之假設而來，故其文如下

“印度及巴基斯坦二國政府應各訓令其在該邦之軍事當局相互合作，採取協同辦法，俾於最短期間，促成停戰，又印度政府應向其軍隊佈發命令，自停戰令頒行之時日起，印度軍隊不得在該邦境內向前推進。

關於第二分段(子)之第五行以下文字，吾人建議刪去“商同該委員會施行一項計劃”代以“施行一項經該委員會批准之計劃，其本國軍隊自 Jammu-Kashmir 撤退，並逐漸

減少其員額至最低限度，會同巴基斯坦軍隊以應該委員會依照第五條之規定，協助民政當局維持法律與秩序之需要”。

此種規定顯屬必要，因第五條計及在某種情形下，該委員會得運用巴基斯坦及印度二國之軍隊。

刪去第二分段(寅)，以其另起一條，作為第二條甲。鑒於安全理事會須對巴基斯坦及印度二國軍隊之駐紮地區加以決定，茲提出下列辦法

“(一) 巴基斯坦軍隊應駐紮於回民居多數之區域，印度或該邦軍隊應駐紮於非回民居多數之區域，

“(二) 不得因有巴基斯坦 印度或該邦軍隊之留駐，而對該邦人民有恫嚇或形同恫嚇之行為，”

第二條甲 (二) 文字同刪去之第二分段(寅)(一)。

“(三) 留駐該邦之軍隊人數應儘量減少。後備部隊應駐於該邦境外。”

後備部隊得駐於邊境附近，但吾人建議其應在境外。

“第五段文字業經另擬，使其不復受商經兩國政府同意之限制，其文如下

“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應以該委員會認為協同行政當局維持治安所必要數量之軍隊，置於該委員會之指揮及節制下，供其運用。”

如此，決定之權在乎該委員會，又依照吾人建議之辦法，開進 Jammu-Kashmir 邦之所有軍隊，不論其為巴基斯坦 印度或該邦軍隊，應完全受該委員會之節制，如此可收指揮統一之效。

為求第一分段(丑)之意義明晰起見，吾人在該分段之末增添下列字句“該邦政府應為此目的將必要之權力讓予行政長官。”此僅為文字上之修改，與原意並無出入。

第十條(寅)之第一部分保留三月三十日草案中之原建議案。

“行政長官從國際法院院長所提之中立法官名單中擇任一人為助理，由其代表

此為草案之原意。但吾人並不以此點關係甚重，堅持草案文字，如有人認為宜用現草案文字，吾人亦不加反對，但吾人之建議

係根據三月三十日草案而來，該草案中開

“得任命特別法官，在一般法院管轄範圍之外，處理任何階段。”

吾人堅持須有此句。此句見於原草案中，吾人認此為保障辦法之主要部分。

此下有若干修改

“行政助理長官認為有礙自由公正之全民投票之順利進行，或影響全民投票之言論自由或投票自由之案件。”

吾人倘認為有訂立保障辦法之必要，則必同意此種文字將較本席稱為軟弱無力之現行文字更足實現其目的。

第十條(卯)之一部開

“行政長官之任期應由聯合國秘書長諮商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後決定之。”

決議案草案中僅提及印度一國。

第十一條之第一部分有兩項輕微更改。

“恫嚇 賄賂或其他對於選民”諸字後刪去“不當之影響”字樣，改作“之壓力，並應公開宣佈是項責任為對 Jammu-Kashmir 邦所有當局與官員及其他人等具有拘束力之國際義務”，有此規定，則官員以外之其他人等亦不得干涉全民投票。又吾人建議其後加添下句

“行政長官應制定處治此種過犯之法律規章及刑罰。

第十四分段(子)稍有修改，規定該邦政府對於被逐出境之人民，於其歸來時，“予以必要之便利及協助俾能恢復舊日情形。”

第十六段中載有一項重要之修改。本席已予指出 駐該委員會各代表之地位與職務悉無規定，本決議案草案之第十六段即求解決此點，其文曰

“請印度及巴基斯坦二國政府各派代表一人駐於該委員會，俾於其執行任務時提供所必需之協助。”

吾人提議在上述原文後加添

“上述代表應就因該委員會職務而起或與之有關之一切問題向該委員會提出意見，並應有權參加本理事會之會議及討論，但無投票權。”

易言之，決定之權應永遠屬諸安全理事會。吾人並不堅持此種行文，其意可以另一方式表現之。但吾人之意為 上述代表應有完全自由，將其本國之一切要求向該委員會提出之。

吾人並建議添加下列一句

“上述代表應負責使其本國政府履行因本解決爭端協定條款而起之一切義務，並應有權促使該邦政府履行此種義務。

上述建議須加解釋。依照協定條款之規定，巴基斯坦政府顯須擔承若干義務。該委員會可隨時召其駐會代表，告以“吾人接獲如此如此情報，貴國政府應如何如何以履行義務。”該邦政府若依第六條之規定組織成立時，將為代表該邦所有政治團體之政府。故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代表應共同負責各使其政府履行義務。

印度政府代表或將云“吾人曾預先警戒聯合政府之不可行，今日未履行其對此方面之責任者乃屬於回民大會之某某部長也。吾人與彼無法辦事。吾人對於阿利德喀什米爾政府之此一部長實無可奈何。彼等為叛徒亂黨，吾人前已言之。然諸位云 須令彼等參加政府。似此人物，吾人與之辦事實覺恥辱。

如遇此種情形，巴基斯坦代表將云“無論如何，印度必須保證完全履行義務。”倘無此種情形發生，吾人之提議仍不失為一種必要之保證，俾此計劃可以有效執行。

茲論最稱重要之第六段。該段業經重擬，其目的在循本席頃行指出之方向澄清該段意義。倘該段之文義確為一致，即應作下列形式

“該邦政府應立即重行改組，俾該邦內之各主要政治團體，即國民會議派，回民大會，及阿利德喀什米爾三派，得佔同等席位。請該三政治團體各派同等人數之負責代表以組織閣員會議。該閣員會議得自擇閣員一人充任主席，但其依承該委員會之意見以分派各部職位。”

此種意見由該委員會或行政長官提供皆可。然為該閣員會議能執行職務，並求其不因爭議各部職位分配問題而致夭折起見，應由某方提供權威意見，又此種意見應即為接受。

茲有人提醒本席，就此作一項改正。第十六條中有“應有權參加本理事會之會議及討論”等字樣。“本理事會 一詞顯應由“該委員會”替代之。

此外尚有若干文字上之修改，然均無關宏旨，故不擬煩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以節時間。

本席頃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意見可謂爲一種解釋，有時爲一種修正。吾人之意見具載於所提草案中，茲認其爲公正無偏故逕以提出。提請注意之修正案大半僅爲實現決議案所列載諸條款之目的而作，但由此使此項條款明白可行。其餘各修正案可謂爲辦法上之修改，其有關軍事方面者係根據第五段推闡而來，其有關行政方面者，係根據第六段推闡而來，苟該兩段之用意果符其行文，必應作如是之修正。

總結言之，本國政府，本代表團及本人深切體會此項事件關涉問題之重大，本席候命於安全理事會者於茲三月有餘，便足明證。本人此次出席原發乎自動，不敢謂安全理事會因此對於該項問題負有責任。本席之經驗聲望能力均不敢望印度代表之項背，然以謬負主持巴基斯坦外交事務責任之故，今曠離職守頗使本國感覺不便，本人更深切感覺之。但本人之繼續留此足以證明巴基斯坦深切了解安全理事會現時處理問題之重要。

同時，安全理事會爲聯合國中以保障世界和平與安全爲其主要責任之機關，巴基斯坦政府有權望其在調和雙方意見以協定解決問題，並負責訂制公正可行之解決辦法之時，望能竭其智慮使此種辦法公正無偏，或借用美國代表之詞句，儘量使其“避免硝磺氣息”。

安全理事會之主要職責誠在審議所提每一問題之各方面情形，但更有一重要責任在採取行動。安全理事會應建立其本身與聯合國之威望於道德正義基礎上。此語絕無隱射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對於此方面之責任未能充分體會之意，但本席認爲即使雙方理據勢均力敵，其最後決定應以道義爲判斷標準，况竊以爲今日問題中雙方理據固不無有曲直之分也。

茲謹向安全理事會作最後一次聲明，即吾人提議之目的在促成公正無偏之條件以舉行全民投票。印度代表堅持之點必將影響全民投票之公正性，且其影響必利於一方，而決不致利及他方。

本席用是聲明 安全理事會現行審議之修正決議案草案如能依本人所提方向加以澄清擴充，本國政府自將竭力履行所負之義務，使安全理事會，喀什米爾問題委員會，全民

投票行政長官完全滿意，本國政府自將貫徹始終使各方俱感完全滿意。

印度代表團申稱印度爲愛好和平之國家。本席無意謂其爲不然。印度代表團謂印度願意且極望履行其對於憲章之義務。本席無意謂其爲不然。倘其意隱含巴基斯坦非同樣愛好和平之國家，非同樣願意並極望履行其對於憲章之義務，則本席將提出最嚴重 最堅決之抗議。

Mr NOEL-BAKER (英聯王國) 鑒於安全理事會在今日下午聆取之陳述，竊以爲允宜暫行散會，待對此二項陳述加以研究後，再行續議此項問題。因此，本席提議散會。

主席 本席建議在星期三下午續議此項問題。

Mr ARCE (阿根廷) 吾人討論喀什米爾問題幾已四月，並已聆取雙方鋪陳其見解之警闢言論。

故本席認爲 安全理事會既深信憲章第二十四條必須予以施行，應就此結束此項問題一般討論，着手逐條審議現有決議案各條款。

本席提出有關程序問題之動議如蒙採納，本理事會各理事自可就決議案草案各條款自由發表意見，絕無因此稍受限制之意見。然本席極力主張吾人就此結束喀什米爾問題。

茲正式動議如上所述。本席在會議散會以前提出該項動議之故，爲求吾人星期三集會時即可逐段審議該項決議案草案不再有一般性質之演說，此種演說中鋪陳之理由與敘述多已備聞之矣。

主席 本席以爲安全理事會諸理事或願稍有時間以審議聯合提出之修正決議案草案，及印度與巴基斯坦代表今日對該草案所發表之意見。本席同時以爲安全理事會後日即行集會討論此案，不能爲之拖延過久，如安全理事會另有意見認爲吾人已充分討論此項問題，故可依阿根廷代表之建議於後日採取決議，本主席極願即依此種方式進行討論。爲求迅速決定此項程序動議起見，倘無反對意見，本席擬請安全理事會諸代表於星期三依照阿根廷代表之提議，討論此案。

Mr El-KHOURI (敘利亞) 此項決議案係由安全理事會六理事聯名提出，嗣又經第



七位理事聯署。似此人數已構成通過此項決議案所必需之多數。在安全理事會會議之外先自治得必要票數，然後由人數足夠通過某項決議案之理事予以提出，似可使安全理事會之工作為之順利進行。然而，構成七票必要多數之提議者倘於聆取新的陳述後不願對其提出之決議案有所變動，則不知此種辦法對於安全理事會之議事程序方便至何種程度。未參加草擬此項決議案之其他代表自難勸使聯合決議案之作者改變其態度，對於此項問題採取新的觀點。

然據目下情形觀之，阿根廷代表與主席本人均謂此項問題已由七位理事加以研究，又彼等已表示贊同此項決議案，故吾人可於星期三解決。由是，雖然本人未敢贊同此種決議之方式，吾人惟有接受彼等之決議。

主席 本席絕無限制或剝奪安全理事會諸理事討論此項決議案各條款之意向，本席亦敢擔保提出此項決議案之諸理事決無此意。反之，本席曾特別聲明本人以為諸位或願再有時間以討論此項決議案草案及印度與巴基斯坦二代表所作之陳述，蓋本席不但深悉此項問題之重要，並體會偶因會外談話所採方式之結果，此項決議案草案乃由六理事聯名提出，事實上等於已得其通過時所必要之多數。但吾人決未以為安全理事會不必加以詳盡之審議即予接受。關於此點，相信安全理事會不需本人加以保證，蓋知其必然如此也。本席僅欲依照阿根廷代表提議之方式，處理此項問題——然本席早應予指出 此項決議案草案遠於八日前即行分發，請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加以研究——同時務使不得有人藉口，謂吾人將此問題束諸高閣。

今既有人提出此點，本席須云仍不解印度代表何以對於安全理事會在此方面之努力有所懷疑。印度前於自動歸國請示之時，曾謂喀什米爾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安全理事會坐視不救實殊逍遙。本席必須提請其注意此次會議之大部分時間耗在聆取雙方代表之陳述，俾其得將所持意見立場傾陳於安全理事會之前。

印度代表於其演說開始時，曾對安全理事會備加讚揚，今似欲一反所言。蓋在陳述

之結尾時，彼稱安全理事會將此項爭端束諸高閣者已歷四月。

本席願以安全理事會名義請其注意下述事實 即彼自印度歸來後，吾人立即覆議此項問題，未有須臾怠緩。經歷屆前任主席苦心努力之結果，其中尤以蔣廷黻先生之勞苦最足稱道，不數日吾人即有聯合決議案草案第一稿，印度代表對於該案大部顯可接受。嗣於周詳考慮雙方意見之後，又產生二項決議案草案，此乃本席在四月一日接充安全理事會主席以前之事也。

本席旋即邀請雙方當事國個別商談，嗣又邀其與安全理事會歷屆前任主席聯席商談。四月五日本席接獲印度代表對於三月三十日所提最後草案之意見，四月七日，本席接獲巴基斯坦代表之意見，二三日後，吾人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將此建議案提出於安全理事會，此乃四月九日或十日事也，四月十四日吾人經數次之修改，擬成現行決議案草案文字，隨即分發與理事會其他代表。

倘如此仍謂吾人對於此項問題之議事進行遲緩，仍謂吾人未予以適當之注意與討論時間，仍謂吾人未努力從事以求達成滿意之結果，似無正當理由。然本席深悉時遷日移，常使人人感覺不耐。吾人現在或均有不耐之感，亟望儘速達成解決辦法。

然於聆取當事國雙方之陳述後，本席認為吾人允應予以詳盡之研究，或不願亟行決議，故提議星期三重行集會。

本席提詢諸代表是否願行結束一般性質之討論，乃應安全理事會另一理事之提議，非本席自行發動，亦非由於本席認此為最善之辦法，本席惟以本理事會之旨意是從耳。

MR ARCE (阿根廷) 主席建議於星期三討論本人之提議本人完全接受。

主席 茲請安全理事會表決是否願如阿根廷代表之提議，結束一般性質之討論。

蔣廷黻先生(中國) 謹提議現行散會。至於星期三會議中吾人應採何種程序，待該日再行討論表決之。

MR NOEL-BAKER (英聯王國) 本席附議。

主席 茲宣布散會，星期三午後三時三十分續議。

(午後六時五十五分散會)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 A  
Calle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Pty Ltd  
255a George Street  
Sydney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ía Científica y Literaria  
Avenida 16 de Julio 216  
Casilla 972  
La Paz
- 加拿大**  
The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reet West  
Toronto
- 智利**  
Edmundo Pizarro  
Merced 846  
Santiago
- 中國**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ía Latina Ltda  
Apartado Aéreo 4011  
Bogotá
- 哥斯大黎加**  
Tre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René de Smedt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拉夫**  
F Topic  
Narodni Trida 9  
Praha 1
-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Calle Mercedes No 49  
Apartado 656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Muñoz Hermanos y Cia  
Nueve de Octubre 703  
Casilla 10-24  
Guayaquil
-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auskatu  
Helsinki
- 法國**  
É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c
- 希臘**  
Eleftheroudakis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Place de la Constitution  
Athènes
- 瓜地馬拉**  
José Goubaud  
Goubaud & Cia Ltda, Sucesor  
5a Av Sur No 6 y 9a CP  
Guatemala
- 海地**  
Max Bouchereau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î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Scindia House  
New Delhi
- 伊朗**  
Bangahe Piaderow  
731 Shah Avenue  
Téhéran
- 伊拉克**  
Mackenzie & Mackenzie  
The Bookshop  
Baghdad
-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Place Guillaume  
Luxembourg
-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 Gravenhage
- 紐西蘭**  
Gordon & Gotch Ltd  
Waring Taylor Street  
Wellington
- 尼加拉瓜**  
Ramiro Ramírez V  
Agencia de Publicaciones  
Managua, D N
- 挪威**  
Norsk Bokimport A/S  
Edv Storms Gate 1  
Oslo
- 菲律賓**  
D P Perez Co  
132 Riverside  
San Juan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 - B  
Fredsgate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Montreux,  
Neuchâtel Berne, Basel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urich 1
-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Istanbul
- 南非聯邦**  
Central News Agency Ltd  
Commissioner & Rissik Streets  
Johannesburg
- 英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 E 1  
and at H M S O,  
London, Edinburgh,  
Manchester Cardiff, Belfast  
and Bristol
-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 烏拉圭**  
Oficina de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Av 18 de Julio 1333 Esc 1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Escritoria Pérez Machado  
Conde a Pifango 11  
Caracas
- 南斯拉夫**  
Drzavno Produzeca  
Jugoslovenska Knjiga  
Moskovska Ul 36  
Beograd

[4803]

未設經售處之各國如欲訂購聯合國出版物或有所詢問可與下列二處接洽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Office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Lake Success  
New York, U S A